

网络“泛娱乐化”视域下青年英雄文化教育的遮蔽与解蔽

付安玲 秦少卿

(山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英雄文化作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是引领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成长为时代新人的行动指南。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资本逻辑、错误思潮及受众个体需求等多重因素裹挟下,一股与英雄文化相悖的网络“泛娱乐化”思潮正悄然触发青年英雄文化的认同危机。英雄文化被娱乐化狂欢的虚假景象所遮蔽,严重侵蚀了青年英雄文化的网络教育环境,消解了英雄文化对青年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削弱了英雄文化受教育者的理性思维。为此,须从净化网络教育环境、提升英雄文化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培育青年的理性思维3个维度,有针对性地探索解蔽网络“泛娱乐化”的多重路径,形成青年英雄文化教育的破局之道。

[关键词]网络“泛娱乐化”;青年;英雄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3)4-0072-06

英雄文化是以英雄为本体依托,包括英雄事迹、英雄精神、英雄品格等物质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的统一体,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特而烙印深刻的文化记忆。“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1],英雄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核,是凝聚青年力量,续写新时代华章的精神动力,是推动青年与时代发展同步,培育青年英雄观的精神土壤。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强调,“自古英雄出少年,当代青年学生要从英雄人物身上感受道德风范,汲取英雄精神”^[2],为青年的英雄文化教育提供了重要遵循。但当前,在资本逻辑、错误思潮以及社会个体的心理需求等多重因素的裹挟下,一股解构英雄、遮蔽英雄文化的“泛娱乐化”思潮,正依托微博、微信等信息化平台,充斥网络空间,其以恶搞、戏谑等方式,异化娱乐的本质功能,试图营造出一种“娱乐至上”的狂欢图景,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英雄文化对新时代青年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因此,厘清网络“泛娱乐化”思潮的生成机理,审视网络“泛娱乐化”遮蔽青年英雄文化教育的多重困境,寻求青年英雄文化教育的解蔽路径,提升青年对英雄文化的认同与传承,从而坚定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网络“泛娱乐化”:多元因素助推下的虚假景象

早在1985年,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就以独特的视角,对传播媒介的过度娱乐现象展开过深入的思考。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一切公众话语都以日渐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3],这揭示了“泛娱乐化”思潮的雏形。所谓“泛娱乐化”,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网络新媒体空间青年思想引领实现路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2VSZ105)、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大数据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效能研究”(项目编号:22CSZJ26)阶段成果

即娱乐从自身语境向其他领域渗透,将原本不具有娱乐特质的事物,以娱乐化的话语方式表达出来,企图放大娱乐的社会功能,使事物变成丧失理性的“滑稽戏”,以此来满足部分大众肤浅的娱乐需求。随着短视频、微博、微信等现代网络媒介的快速普及,“泛娱乐化”思潮在多元因素的助推下,以裂变式传播,不断作用于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形成网络空间“泛娱乐化”的虚假景象。剖析网络“泛娱乐化”现象的生成机理,有助于深刻把握“泛娱乐化”的真正本质。

(一)资本与技术耦合异化娱乐的本质功能

当前,网络媒介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加持下,被赋予了即时性、共享性、精准性等特质,逐渐成为社会个体享受文化、愉悦精神的“新载体”。正如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所言:“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310]社会个体对“快适形象”的偏好,使得媒介偏向以娱乐为元素去迎合用户,不断投送满足用户精神需求的生活“调味品”。但是,媒介技术对娱乐特性的肯定,以及社会个体对“快适形象”的偏好,也使得资本抓住娱乐这一契机,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异化娱乐的本质功能,致使娱乐不再是令人精神愉悦的“调味品”,而逐渐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一方面,网络媒介的技术支撑为传播娱乐化的内容提供了条件。“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425]网络媒介技术的变革性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介的线性传播方式,使网络媒介逐渐成为用户表达欲望诉求、把握社会图景的必要载体。为增强用户的活跃度并赚取流量,网络媒介运用大数据技术收集用户对娱乐信息的点击量、浏览记录等信息,并结合智能算法技术分析用户的年龄特征、对娱乐信息的偏好,进而将同类型的娱乐信息优先向用户推送,以实现更精准化的娱乐“投喂”,看似是用户主动自由的选择,实则是在算法推算下被动接收的结果。另一方面,资本为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以娱乐为外壳,以极具感官化、刺激性的传播形式,对大众文化进行商业化的包装。在资本逻辑运作下,大众文化被塑造成脱离文化根基,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价值增殖的娱乐产品。正如马克思所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587]资本在

娱乐领域的无序扩张,致使娱乐的功能被异化为迎合大众需求、刺激大众消费的手段,原本蕴含深刻意义的文化也被包装成浅薄化、快适化、充满诱惑力的敛财工具。基于此,网络媒介通过技术手段以实现精准化的娱乐“投喂”去迎合受众,与资本渴望取悦消费者获取利润的目的不谋而合。在两者的耦合作用之下,娱乐的功能被无限放大,并逐渐向政治、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渗透,催生出“泛娱乐化”的温床,使受众沉溺于内容空洞、价值流失的娱乐幻象之中,营造出一种娱乐狂欢的文化景观。质言之,网络“泛娱乐化”的现象,是资本无序扩张和技术理性扩张的必然产物。

(二)娱乐与错误思潮交织催生娱乐新变体

网络“泛娱乐化”现象的产生也是多种错误思潮在网络空间隐蔽性泛滥的结果。在强化网络舆论纠偏的语境之中,多种错误思潮为了躲避被治理的风险,栖身于现代社会,便会选择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思想渗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往往先验地隐喻在娱乐之中”^[6],娱乐因其更加生动趣味、更易被接受的特性,极易成为各种错误思潮肆意滋长的“养料”,这使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潮找到可依附的“栖身之处”。多种错误思潮开始披上娱乐的外衣,入侵文化领域,企图降低人们的警惕心,混淆人们的价值判断,进而消解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错误思潮与娱乐相交织进行思想渗透,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形式,其本质是为了借助娱乐话语,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霸权,企图消解或否定原有的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颠覆社会主义的标准和原则。诸如,历史虚无主义为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以拼接式、片段式的手法再造“历史事实”,以拒斥理性、戏谑夸张的叙事风格,对历史人物及事件进行无底线的娱乐调侃,企图歪曲国家历史、丑化历史人物,掩盖历史真相,消解英雄的崇高性。后现代主义交织于娱乐场景之中,以反理性的价值取向对当代社会进行批判和解构,企图否定现代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模糊是非标准。享乐主义引导人们抛弃深度思考,沉溺于娱乐场景之中,以追求娱乐快感作为社会主流价值的“准绳”,一味地享受生活,无限制地追求快乐。个人主义披着娱乐的外衣,以背离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发酵热点

议题,企图削弱社会价值共识,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最终坠入丧失道德底线的“深渊”。这些错误思潮交织于娱乐场景中,通过遮蔽或扭曲事物的本意表达,来宣扬挑战主流话语权威的思想观点,并借助网络媒介的裂变式传播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消解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最终,娱乐化身成强大的舆论工具,严肃深度的内容消解于话语的操作之中,使令人轻松的娱乐话语,被扭曲成令人政治立场动摇、价值判断模糊、引发意识形态认同危机的娱乐新变体。

(三)社会个体的心理需求助推“娱乐至死”幻象

当前,社会个体身处于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形势严峻的漩涡之中,现实境遇与美好期许的不匹配成为社会个体痛苦的来源之一。同时,随着社会个体化的推进,传统意义上以地缘和血缘为主要联结的个体,在身份多重、利益多元、信仰淡化等因素的掣肘下,深陷于孤独与不安之中,迫切想从社会中逃离,成为具有“原子化”倾向的个体。“对娱乐的两种想当然的描述是‘逃避’和‘如愿以偿’。”^[17]网络媒介不仅扮演着工具性角色,便利着人们的生活,也因其感官化的娱乐内容,为个体营造了逃避痛苦、满足需求的拟态环境。在这种网络拟态环境中,个体更愿意追求快乐,满足本我需求,将“感官化”的娱乐内容视为挣脱世俗社会羁绊的“乌托邦原料”,来逃避个体“原子化”倾向产生的孤独与不安。正如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所言:“我们整个的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追求快乐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18]285}因此,追求快乐以满足本我需求与逃避现实境遇带来的痛苦,成为助推网络“泛娱乐化”现象的心理引擎。一方面,社会个体的本我需求助推网络“泛娱乐化”现象的产生。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3个部分。其中,本我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存需求,遵循“唯乐原则”,即追求快乐、逃避痛苦,是一种非理性的人格特征。在本我需求的影响下,社会个体期望从感官化的娱乐内容中寻求情感共鸣,进而达到情绪释放,而当这种本我需求占据主导,使人格结构失衡时,社会个体便会在“唯乐原则”的支配下,沉迷于娱乐所带来的即时快乐和感官刺激而无法自拔,进而将娱乐思维内化为自己的思维逻辑和价值理念,心甘情愿地被虚无的娱乐所支配。另

一方面,社会个体的“原子化”倾向也为网络“泛娱乐”现象的产生埋下伏笔。为逃避现实境遇带来的痛苦,社会个体本能地将网络视为逃避现实、寻求慰藉的安全区,对网络中的娱乐内容表现出强烈的心理渴求和情感认同,个体“原子化”倾向所带来的孤独与不安也在娱乐的麻痹中得到缓解。最终,社会个体在心理需求的影响下,将“现实的我”隐没于网络之中,以“逃避”与“满足”为旨归,来寻求精神寄托,最终被驯化为“娱乐至死”的产物。

二、网络“泛娱乐化”遮蔽青年英雄文化教育的多重表现

网络“泛娱乐化”作为娱乐非理性扩张的一种现象,已经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成为塑造网络文化和价值理念的支配性力量,这使波兹曼曾揭示的过度娱乐现象愈演愈烈,也给当代青年的英雄文化教育带来多重困境。

(一)侵蚀青年英雄文化的网络教育环境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智能推荐算法的技术加持下,网络作为各种社会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主阵地,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以历史虚无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代表的错误思潮与网络“泛娱乐主义”相勾连,企图以特定的利益倾向和价值主张抹杀英雄文化的价值合理性,对英雄文化的网络教育环境构成严重威胁。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娱乐的隐蔽性,实施历史虚无化策略,企图混淆网络舆论视听,污浊英雄文化的网络教育环境。例如,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以歪曲历史、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为目的,反对英雄的“宏大叙事”风格,借助网络媒介的裂变式传播,以碎片化、娱乐化、非理性化的叙事解构英雄文化的原貌,以恶搞、戏谑等方式丑化英雄人物形象,打着“反思历史”“还原真相”等旗号为反动人物“正名”,英雄人物被严重“污名化”,引发英雄文化的解构性危机。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泛娱乐主义”以商业化的逻辑介入英雄文化传播之中,逐渐消解英雄文化的正统性和崇高性。例如,受资本的逐利性驱使,影视作品为获取更高的收视率和票房,罔顾历史事实和生活常识,将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抗战史变成逻辑混乱、情

节荒诞的“抗日神剧”。在红色文化消费领域,资本的逐利性也衍生出一条条产业链,英雄人物及英雄事迹沦为仅冠有英雄之名、剥离深厚内涵、刺激大众消费的谋利工具。此外,在“娱乐至死”观念诱导下,戏说英雄文化、调侃英雄人物的网络恶搞行为愈演愈烈,英雄文化的崇高性逐渐隐匿于“娱乐狂欢”的虚假景象,严重侵蚀了英雄文化的网络教育环境。总之,在网络“泛娱乐主义”与错误思潮的助推下,在虚无历史与资本捕“娱”的双重作用下,英雄文化的价值内核逐渐被遮蔽,英雄文化的网络教育环境逐渐被侵蚀,充斥着“愚乐”气息,这就不利于英雄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

(二)削弱英雄文化对青年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德国学者马尔库塞认为:“大众媒介给人的初始印象是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载体,但实质上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却发挥着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19]网络媒介作为“泛娱乐主义”滋生蔓延的温床,在媒介传播与技术赋能的双重作用下,娱乐本身开始发生异化转向,并逐渐突破空间的临界点,渗透进青年英雄文化教育之中,遮蔽英雄文化的正面导向作用和价值引领功能,削弱英雄文化对青年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一方面,“泛娱乐化”内容引发英雄文化的“边缘化”危机。从技术二重性角度来看,虽然基于算法推荐技术的个性化信息推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高信息的获取效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茧房”效应,限制英雄文化的内容供给,造成英雄文化悄然缺场。例如,算法推荐技术将“娱乐”置于价值链顶端,通过信息的标签化处理,筛选、过滤与娱乐相悖的“异质”信息,进而构建娱乐化的信息推送机制。大量暗含特定信息的娱乐泡沫充斥于网络空间,致使青年的视野被固化,进而将所处的“拟态环境”理解为现实社会的映射。最终,正统的、深刻的信息被淹没在娱乐信息的洪流中,英雄文化的教育空间遭受挤压,英雄文化的主导地位遭受冲击。另一方面,“泛娱乐化”内容解构英雄文化的话语体系。“泛娱乐主义”将“娱乐”视为公共话语的核心要素,漠视英雄文化背后的严肃性和崇高性,将英雄文化进行娱乐性的修饰,肆意传播与英雄有关的非理性化、情绪化的娱乐话语。在网络社群的裂变效应和“意见领袖”的推

波助澜作用下,本该严肃崇高的英雄文化沦为内容低俗、思想浅薄的娱乐话语,致使英雄文化的话语体系对青年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呈现出弱化态势。总之,在算法推荐技术和娱乐话语解构的双重阻隔下,青年的信息偏好和思维方式产生惯性,更热衷于接收浅层表面的娱乐内容。同时,英雄文化的价值引领功能也在网络“泛娱乐化”进程中逐渐被弱化。致使青年群体难以深度学习英雄文化,难以深刻体会英雄文化的内在逻辑和精神养分,加速青年群体对英雄文化的“被迫失忆”,极易诱发青年群体对英雄文化的情感疏离。

(三)弱化英雄文化受教育者的理性思维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0]545}社会个体不仅是形塑网络“泛娱乐化”幻象的幕后推手,而且也深陷于过度娱乐的虚幻图景之中,导致自我迷失,尤其是各种颠覆正统、调侃英雄的娱乐话语,正影响着英雄文化受教育者的思考能力与价值判断,促使英雄文化受教育者的理性思维日渐弱化。一方面,网络“泛娱乐化”往往以感性化、碎片化的话语形态,以“去政治化”、娱乐化的议题设置将英雄文化置于娱乐场景之中,以达到否定英雄文化的目的。英雄文化被形塑为淡化英雄认同、肢解英雄精神的文化变体,导致受教育者思考能力缺失,无视客观事实,逐渐丧失对英雄文化达成群体认同的基本要素,以盲目猜测代替理性思考,难以汲取英雄文化崇高的精神力量,极易产生“后真相”现象。另一方面,网络“泛娱乐化”以戏谑调侃的话语内容,以情绪共振的感性叙事,侵入受教育的价值谱系之中,借此来遮蔽英雄文化的价值导向,实现对受教育者的规训和操纵。随着这种非理性情绪不断膨胀,受教育的价值判断日渐模糊,拒斥理性、严肃的英雄文化,极易产生群体极化效应,助长网络对立情绪。正如英国作家阿道司·伦纳德·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预言的:“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21]94}在网络“泛娱乐化”的围困之下,英雄文化的受教育者尤其是青年群体在不自知中,被卷入这种精心堆砌的“景观世界”之中,导致青年群体的思考能力弱化、价值判断模糊,沉迷于虚无空洞的娱乐话语之中,原本辩

证的、批判的理性思维亦随之消散,逐渐退化成像勒庞笔下毫无理性的“乌合之众”。在此境遇下,青年群体难以感受到英雄人物崇高的精神力量,难以对英雄文化形成集体认同,势必会造成青年群体对英雄文化产生认知偏差,对英雄失去敬畏之心,加大青年英雄文化教育工作的难度。最终,青年群体对英雄文化的认同发生“知”与“行”的偏离,冲淡青年争做英雄的个人志向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

三、解蔽网络“泛娱乐化”,探索加强青年英雄文化教育的路径

习近平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1][54]}解蔽网络“泛娱乐化”以加强青年英雄文化教育,需要结合网络“泛娱乐化”生成的内在机理以及英雄文化教育所处的网络环境等因素来整体考量。

(一)德法并重:净化英雄文化的网络教育环境

当前,为培育健康的网络娱乐氛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并采取了约谈、整改、下架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整治了网络“泛娱乐化”现象。但娱乐越界行为、监管制度不完善等风险依旧存在。道德和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是净化网络教育环境的重要保障。对此,为铲除“泛娱乐化”的源头,需要道德引领与法律规制双向互动、协同发力,共同净化英雄文化的网络教育环境。一方面,要重视道德引领。一是要加强对网络技术人员道德教育。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网络治理的重要论述,针对网络技术人员特别是算法程序人员定期开展职业道德规范、技术伦理等培训活动,从思想上引导网络技术人员坚守道德底线。二是要强化网络媒介平台的责任担当。网络媒介平台要将宣传英雄文化的优秀作品纳入算法推荐的数据库中,重视对英雄文化的推送和分发,营造有利于英雄文化教育的“拟态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律规制。一是要以刚性制度惩治英雄文化的娱乐恶搞行为。要建立健全网络监管制度、网络信息传播监管机制等法律法规,筑牢法治之基;要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

力,提高违法成本。二是要建立网络“泛娱乐化”预警机制。推动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在网络“泛娱乐化”预警、追踪等阶段持续发力,实现对娱乐内容的全过程监测追踪,严格筛查存在过度娱乐倾向的信息内容,从源头上阻断“泛娱乐化”的进一步蔓延。

(二)优化内容供给:提升英雄文化对青年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网络“泛娱乐化”提供的低质量娱乐快感,使当代青年深陷于“愚乐”的陷阱无法自拔,必须要让娱乐回归本原,以确保英雄文化的深厚底蕴不被侵蚀,发挥英雄文化积极的引领作用。基于此,以优质内容与先进技术协同发力是提升英雄文化对青年引领力的关键。一方面,要以优质内容打破“娱乐茧房”。一是要坚持“内容为王”的教育理念。要深耕教育资源,以专业、客观的角度讲述英雄故事,以教育性、艺术性的原则打造英雄文化宣传作品,引导青年感悟英雄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精神要旨;要精心策划教育选题,以青年英雄文化的教育现状为考量,精准分析青年群体的需求导向,深度关注青年英雄文化的教育热点,有效提升青年群体对英雄文化的关注度。二是要坚持“以娱育人”的教育思路。要巧用娱乐元素,摒弃英雄文化教育刻板说教的话语范式,以“共情式”的话语表达,以“对话式”的议题设置,有机融入青年英雄文化的教育场景之中,从而破除英雄文化与青年之间的藩篱,提升英雄文化的育人功效。另一方面,要以先进技术赋予内容新动能。一是要实现英雄文化“多样态、多平台”传播。要丰富英雄文化的传播样态,顺应当前媒体融合的传播趋势和行业发展态势,引入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H5、VR、条漫等新兴样态,实现英雄文化的可视化传播;要拓宽英雄文化的分发渠道,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平台展现英雄文化符号,构建立体化的英雄文化传播格局,增强英雄文化对青年群体的引领力。二是做好英雄文化的“互动式”传播。要创新英雄文化的表达样态,将理论化的英雄文化教育内容以互动沟通的叙事方式呈现给青年群体,打破过去英雄文化与青年的单向度连接,增强英雄文化与青年的交互性,增进青年群体对英雄文化的情感共鸣。

(三)“重塑”自我:培育自身的政治素养和理性思维

网络“泛娱乐化”交织的意识形态迷雾,误导当代青年拒斥理性,政治立场动摇,弱化对英雄文化的价值认同。究其原因是青年缺乏辨识事物的理性思维和扎实的政治素养。习近平告诫青年,“面对外部诱惑,要保持定力。”^[1]基于此,主动培养自身的政治素养和理性思维,保持抵御“泛娱乐化”侵蚀的战略定力,使自己成为信息的“把关人”,是青年应对网络“泛娱乐化”冲击的应然之举。一方面,青年要培养自身的政治素养。一是要培养自身对国家的理性认同。当代青年要主动学习“四史”,理性认清国际形势,深刻明白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充分认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进而构建主体意识,以回应国家期待,自觉汲取英雄文化的精神养分,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二是要提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当代青年要自觉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动学习党的重要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明白中国道路选择的应然与必然,树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信仰,破除网络“泛娱乐化”交织的意识形态迷雾。另一方面,青年要培养自身的理性思维。一是要增强甄别娱乐信息的能力。当代青年要理性剖析娱乐议题,深刻透视网络“泛娱乐化”的内在本质、基本样态及运转机理,以审慎的态度抵御网络“泛娱乐化”对自身价值观的渗透。二是要提高识别“算法陷阱”的能力。当代青年要提升自身的算法素养,以理性批判的眼光识别算法推荐的内容,从而提升自身识别不良信息的敏感度;要主动接触多元的知识领域,理性选择积极正向的信息内容,自觉防范算法推荐“投喂”所带来的同质化信息泛滥的风险。在主动打破“信息茧房”的同时,提升算法推荐中优质信息的热度,进而为青年的英雄文化教育提供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弘扬英雄精神 汇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回信引起强烈反响[N].中国青年

报,2020-10-23.

- [2]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
- [3] [美]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 [4] [加]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汪康,吴学琴.网络“泛娱乐化”引发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治理[J].思想教育研究,2021,(3).
- [7] [英]理查·戴尔.娱乐与乌托邦[J].当代电影,1998,(1).
- [8]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9]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李紫娟]